



我的童玩

林海音 著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我的童玩

林海音 著 眉睫 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我的童玩 / 林海音著. — 北京 : 海豚出版社,

2014.8

(中小学生必读文学名著)

ISBN 978-7-5110-2110-6

I. ①我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4113号

书 名: 我的童玩
作 者: 林海音

丛书策划: 梅 杰
责任编辑: 梅 杰 房 蓉 边海玲
责任印制: 张 羽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及各大网络书店
开 本: 16开 (710毫米×1000毫米)
印 张: 17.5
字 数: 240千字
印 数: 6000
版 次: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2110-6
定 价: 23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总 序

徐 鲁

从二十世纪初叶迄今一百多年来，谁不曾熟读过鲁迅先生的《朝花夕拾》？谁没有背读过脍炙人口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和散发着蚕豆花、稻花般的清香的《社戏》？谁不曾做过冰心先生的“小读者”？谁的心灵，没有被她笔下那盏闪烁着橘红色光芒的小橘灯温暖过、照耀过？谁的情感，不曾接受过《寄小读者》那涓涓春水的润泽？

如果把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那些光芒璀璨的“小经典”——那曾经使一代代小读者甘之如饴和耳熟能详的名篇杰作——开列出来，将是一份多么丰盈、美丽和迷人的文学书单：叶圣陶的《稻草人》，张天翼的《大林和小林》、《宝葫芦的秘密》，老舍的《小坡的生日》，许地山的《落花生》，丰子恺的《忆儿时》，朱自清的《背影》，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，周作人的《故乡的野菜》、《乌篷船》，废名的《竹林的故事》，茅盾的《大鼻子的故事》，凌叔华的《小哥儿俩》，王统照的《小红灯笼的梦》，严文井的《小溪流的歌》……

海豚出版社正是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整个现代文学史（包括儿童文学史）范围内，反复比较，精心遴选，从中择出最佳的版本，为中小学生读者和中小学语文老师们编选出版了这套文学名著“小经典”。

说这份书单是一套“小经典”，其中的“小”有两层意思：一是这些作品的作者，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“大师”级的文学家，而这些作品，却往往是他们文学年表里的一些“小作品”，是一棵棵参天巨树上绽放出的小花朵，是文学巨人们献给幼小者的珍贵礼物，是真正的“大家小书”。另一层意思就是，这些作品大都篇幅不大，有的只有几万字，不是皇皇巨著，而是形制短小的“小创作”，因此，在众多的现代文学巨著中可谓“小经典”。

据说，欧洲人有个说法，叫做“Small Is Beautiful”，即“小的是美好的”。德国经济学家 E. F. 舒马赫有本谈人类发展问题的畅销书，书名就叫《小的是美好的》。当然，对于任何文学名著来说，简单的“大”和“小”，并不能成为评价它们的标准，应该说，大的和小的作品都可能是美好的。我在这里只是想借用“小的是美好的”这个说法，来表达我对这套小经典的敬仰、喜爱与欣赏。

这一部部题材不同、风格各异的文学小经典，构成了一个色彩缤纷、悲欢离合的小世界，一代代小读者在其中阅读、生活、呼吸和成长。这些作品不唯是一代代人童年和少年时代里难忘的阅读记忆，也许还是小读者们成年之后仍然念念不忘、常读常新的必读篇目。卡尔维诺有一个人尽皆知的说法：“所谓经典，就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‘我正在重读……’而不是‘我正在读……’的书。”那么，这些小经典的每一篇、每一部，也都有资格成为“我正在重读”的书。

它们的品质和魅力，它们的伟大和不朽之处，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它们几乎都是文学大师们的精心之作和“唯一”的作品，套用现代文学家施蛰存先生的一个说法，就是可以全部列为“一人一书”的不二之选。这些作家们也许在他们的“大作品”里能够找出两三部或多部可以互相代替，但是像这样的“小经典”，却往往只有唯一的一部。它们几乎是从诞生那天起，就被打上了“杰作”或“不朽”的标识。也正是从这一点上，我十分认同和欣赏这份与众不同的“入选书单”，佩服海豚出版社作为“选家”的眼光和标准。

二是正因为这些作品都是文学大师们的精心佳构之作，所以，它们也足可成为现代白话语言在纯正、优美、规范诸方面的典范之作。事实上，这些作家和这些小经典，的确也是一代代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首选对象和必备选目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把这份书单定位为“中小学生必读文学名著”，一点也不夸张。而且，还因为篇幅上的节制与适度，它们也在无意中为中小学生提供了分级阅读、循序渐进的便利与保障。

三是更为重要的一点，即入选的这些作家和这些作品，虽然因为年代、地域、文化背景以及作家性格气质、个人知识谱系的不同，每一部作品也会在题材、体裁、感情基调、思想深度、语言风格等方面各有千秋，然而，仔细阅读这些作品就不难感到，这些作品在努力传达着各自时代的“时代精神”，在努力地赢得了当时的那一代小读者的同时，也都具有着强大和鲜活的生命力和超越力，能够超越各自的时代、地域和创作背景，把一些属于全人类的、真善美的、永

恒的东西，保留在了自己的作品里。这其中最可称道的，就是一种可使任何时代的读者都能感知的，伟大、朴素和温暖的“儿童精神”，或曰“童话精神”。这种“儿童精神”，包括单纯、天真、自然的童年趣味，仁慈、宽容、温柔的舐犊般的母爱情感，对于每一个弱小的生命个体的充分尊重、理解与呵护，幽默、快乐和恣肆的游戏趣味，与花鸟虫鱼为邻的爱自然之心，等等。

我们看到，无论是鲁迅先生的《朝花夕拾》，还是冰心先生的《寄小读者》，无论是张天翼的《大林和小林》，还是废名的《竹林的故事》，这种伟大的“儿童精神”，在每一本小经典闪耀和流淌。它们是美丽的星光，也是清亮的溪流；是薪火承传，也是血脉绵延。

不单单是儿童文学作品，在我看来，几乎是所有优秀的文学作品，都会具有一种伟大的精神和美好理想，那就是：要给世界送来爱心、温暖和力量，要给人间带来美好和幸福。虽然令人遗憾的是，任何一位作家或一部作品，几乎都不可能从根本上去改变这个世界，也无力让所有的人都过上幸福的日子，甚至连在童话里也办不到。但是，我相信，一代代作家，仍然在怀抱着这种伟大的精神，朝着这个美好的理想去写作；一代代读者，也总在幻想和期待着，能从优秀的作品中发现和找到一种幸福的生活，领略到一种崇高和美好的人生。

这不仅是文学的伟大的魅力所在，也是文学阅读的恒久魅力所在。

2013 年春天，写于武昌东湖梨园

目 录

- 文华阁剪发记 (1)
- 虎坊桥 (11)
- 北平漫笔 (17)
- 天桥上当记 (40)
- 苦念北平 (48)
- 骑小驴儿上西山 (52)
- 骑毛驴儿逛白云观 (56)
- 我的童玩 (60)
- 旧时三女子 (67)
- 在胡同里长大 (77)
- 家住书坊边 (82)
- 闲庭寂寂景萧条 (93)
- 我的京味儿回忆录 (103)
- 访母校·忆儿时 (120)
- 城墙·天桥·四合院儿 (126)
- 难忘的两座桥 (133)

六百三十五条龙 (136)

英子的乡恋 (139)

书桌 (148)

鸭的喜剧 (154)

小林的伞 (159)

三只丑小鸭 (163)

今天是星期天 (166)

好日子 (172)

雨 (177)

妈妈说，不行！ (180)

冬青树 (184)

秋游狮头山 (188)

绢笠町忆往 (193)

日落百老汇 (199)

访马克·吐温故居 (204)

寂寞之旅 (212)

水上人家 (219)

林中迷途的男孩 (222)

窗 (225)

门 (228)

狗 (230)

友情 (233)

灯 (236)

寂寞之友 (238)

教子无方 (241)

春 (244)

阿太婆的故事 (247)

豆腐颂 (252)

看象 (258)

奶奶的傻瓜相机 (266)

文华阁剪发记

文华阁有一个小徒弟，他管给客人打扇子。客人多了，他就拉屋中间那块大布帘子当风扇；他一蹲，把绳子往下一拉，布帘子给东边的一排客人扇一下。他再一蹲，一拉，布帘子又给西边的客人扇一下。夏天的晌午，天气闷热，小徒弟打盹儿了，布帘子一动也不动，老师傅给小徒弟的秃瓢儿上，一脑杓子，“叭”！好结实的一响，把客人都招笑了。这是爸爸告诉我的，爸爸一个月要去两次文华阁，他在那里剃头、刮脸、掏耳朵。

现在我站在文华阁门口了。五色珠子穿成的门帘，上面有“文华”两个字，我早会念了，我在三年级。今天我们小学的韩主任，把全校女生召集到风雨操场，听他训话。他在台上大声地说：

“古人说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可毁伤，各位女同学，你们的头发，也是从父母的身体得来，最好不要剪，不要剪……”

我不懂韩主任的话，但是我们班上已经有两个女生把辫子剪去了，她们臭美得连人都不爱理了，好像她们是天下第一时髦的人。现在可好了，韩主任说不许剪，看怎么办！大家都回过头看她们。

可是，剪了辫子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如果我也剪了呢？

韩老师正向我们微微笑。她站在风雨操场的窗子外，太阳光照在她的蓬松的头发上，韩老师没有剪发，她梳的是面包头，她是韩主任的女儿，教我们跳舞。韩主任一定也不许他的女儿剪发，我喜欢韩老师，所以我也不能剪。

但是我的辫子这样短，这样黄，它垂在我的背后，宋妈说，就像在土地庙买的那条小黄狗的尾巴，所以她很不爱给我梳。早晨起床，我和妹妹打架，为了抢着要宋妈第一个给梳辫子。宋妈说：“真想赌气连你们的两条狗尾巴剪了去，我省事，也省得你们姊妹俩睁开眼就打架！”

我站在文华阁的玻璃窗前向里看，布帘子风扇不扇了，小徒弟在给一位客人递热毛巾，他把那热手巾敷在客人脸上，一按一按的，手巾上冒着热气，我仔细一看，那客人原来是爸爸！他常常刮了胡子总要这么做的，我知道，热手巾拿开，就可以看见爸的嘴上又是红又亮的，但是我要赶快赶回家去了，不要让爸爸看见我。他常对我说：“放学回家走在路上，眼睛照直地向前看，向前走，别东张西望，别回头，别用手去摸电线杆子，别在卖吃的摊子前面停下来，别……”可是照着爸爸的话做真不容易，街上可看的東西太多了，我要看墙上贴的海报，今天晚上开明戏院是什么戏？我要看跪在道边要饭的乞丐，铁罐里人家给扔了多少钱？我要看卖假人参的，怎么骗那乡下佬？我要看卖落花生的摊子，有没有我爱吃的半空儿？我要看电线杆子，上面贴着那张“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爱哭郎”的红纸条。

我今天更要看看街上的女人，有几个剪了头发的？

我躲开文华阁，朝前走几步，再停下来站在马路沿上，眼前这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姑娘，她扎着红辫根，打着刘海儿，并没有剪发。马路边上走过一个老太婆，她的髻儿上扣着一个壳儿，插着银耳挖子，上面有几张薄荷叶，她能不能剪发呢？又过去一个大女学生，她穿着黑裙子，琵琶襟的竹布褂，头上梳的是蓬蓬的横S头。她还多久才剪发？

我来看去，街上没有走过一个剪发的。

回到家里来，宋妈一迎面就数叨我：

“看你的辫子，早晨梳的紧扎的，这会儿呢，散的快成了哪吒啦！”

宋妈总是这么嫌恶我的辫子，有本事就给我剪了呀！敢不敢？要是真给我剪，我就不怕！不怕同学笑我，不怕出门让人看见，不怕早上梳不上辫子。可是我就是不剪！妈剪我就剪。爸爸叫我剪我就剪。韩老师剪我也剪。宋妈叫我剪，不算！

宋妈要是剪了发，会成什么样儿？真好笑！宋妈的髻儿上插着一根穿着线的针，她不能剪，她要剪了头发，那根针往哪儿插哪？真好笑！

“笑什么？”宋妈纳闷儿地看着我。

“管哪！笑你的破髻儿，笑你要是剪了发成什么样儿！你不会像哪吒，一定是像一只秃尾巴鹌鹑！”

走进房里，妈妈一边喂瘦鸡妹妹吃奶，一边在穿茉莉花。小小白白的茉莉花还没有开，包在一张叶子里，打开来，清香清香的。

妈妈把它们一朵朵穿在做好的细铁丝上，她说：

“英子，我一枝，你两枝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忘了吗？今天谁要结婚？”

“张家的三姨呀！”

“是嘛！带你去见见世面。”

“三姨在女高师念书。”

“是呀！会有好多漂亮的女学生，你不是就喜欢比你大的姊姊们吗？”

“啾。”我想了想，不由得问，“为什么我要两枝茉莉花？”

“也是给你打扮打扮呀！下午叫宋妈给你梳两个抓髻，插上两排茉莉花，才好看。”妈妈说完看着我的脸，我的头发。她一定在想，怎么把哪吒打扮成何仙姑呢？

可是我想起那些漂亮的大女学生来了，便问妈妈：

“妈，那些女学生剪了头发没有？”

“剪没剪，我怎么知道！”

“张家的三姨呢？她梳什么头？”

“她今天是新式结婚，什么打扮，我可也不知道。可是三姨是时髦的人，是不是？说不定剪了头发呢！”妈妈点点头，好像忽然明白了的样子。

“妈，您说三姨要是剪了发，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妈妈笑了，“我可想不出。”她又笑了，“真的，三姨要是剪了发，是什么样子呢？”

“妈，”我忍不住了，“我要是剪了头发什么样子？”我站直了，脸正对妈妈，给她看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忍不住，说出这样的话。

妈“嗯？”了一声，奇怪地看着我。

“妈，”我的心里好像有一堆什么东西在跳，非要我跳出这句话，“妈，我们班上已经有好多人剪了辫子了。”

“有多少？”妈问我。

其实，只有两个，但是我却说，“有好几个。”

“几个？”妈逼着问我。

“嗯——有五、六个人都想去剪了。”我说的到底是什么话，太不清楚，但是妈妈没注意，可是她说：

“你也想剪，是不是？”

我用手拢拢我的头发。我想剪吗？我说不出我是不是想剪，可是在想着文华阁的小徒弟扇布帘子的样子，我笑了。

妈妈也笑了，她说：

“想剪了，是不是？我说对了。”

“不，”真的，我笑的是那小徒弟呀，可是，妈妈既然说了我剪头发的事，那么，我就说：“是您答应叫我剪，是不是？”

“瞎说，我什么时候答应你的。”

“刚才。”

宋妈进来了，我赶忙又说：

“宋妈，妈妈要让我剪头发。”

“这孩子！”妈妈说话没有我快，我抢了先，妈妈简直就没办

法了。

“你爸爸答应了吗？”宋妈总是比我还要厉害。

“那——”我摇着身子，不知该怎么说。

真的，爸爸最没准儿，他有时候说，他去过日本，最开通，他有时候又说，中国老规矩怎么样怎么样的。他赞成不赞成剪头发呢？他觉得我如果剪去辫子是开通呢？还是没规矩了呢？

宋妈看我在发愣吧，她“哼”地冷笑了一声说，“只要打通了你爸爸那一关。”

“可是你也说不愿意给我梳辫子，要剪去我的头发来着。”

“喝！你倒赖上了，你想要时髦，就赖是俺们要你剪的，你多机伶呀！”

我本来并没有想剪辫子，韩主任也不让我们剪，韩老师也还没有剪，可是，这会子我的心气儿全在剪头发上了，我恨不得马上到文华阁去，坐在那高椅子上，“嘎登”一下子，就把我的辫子剪下来。然后，我穿了新衣服新鞋子，去看张家三姨结婚，让那么多人都看见我已经剪了辫子啦！

“你说给她剪了好不好？”妈竟跟宋妈要起主意来了。

“剪了倒是省事，我在街上也看见几个女学生剪了的。可就是——”宋妈冲着我，“赶明儿谁娶你这秃尾巴鹌鹑呀！”

“讨厌，我才不嫁人！”

“只要打通了你爸爸那一关，我还是这句话。”宋妈又提起爸爸。

“妈，”我腻着妈妈，“您跟爸爸说。”

“我不敢。”妈妈笑了。

“宋妈，你呢？”我简直要求她们了，我要剪头发的心气儿是这么高，简直恨不能一时剪掉了。

“你妈都不敢，我敢？谁敢跟你们家的阎王爷说话。”

“我自己去！”我发了狠，我就是我们家的阎王爷！

妈妈挠不过我，终于答应了，妈说，就趁着爸爸不在家去剪吧，剪了再说。

爸爸这时早已离开文华阁去上班了，我知道的。妈妈带着我，宋妈抱着瘦鸡妹妹，领着弟弟，我们一大堆人，来到了文华阁。

文华阁的大师傅看见来了一群女人和小孩，以为是给弟弟剃头，他说：

“小少爷，你爸爸刚刮了脸上衙门啦，来，坐这个高凳儿上剃。”

“不是，是这个，我的大女儿要剪发。”

“哦？”大师傅愣了一下，小徒弟也停住了打扇子，别的二师傅、三师傅也都围过来了，只有一个客人在理发，他也回头过来。

“没人在你们这儿剪过吗？我是说女客。”妈问大师傅。

“有有有。”大师傅大概怕生意跑了，但是他又说，“前几个有个女学生剪辫子，咱们可没敢下剪子，是让她回家把辫子剪了，咱们再给理的发。”

“哦，”妈妈又问：“那就是得我们自己把辫子剪下来？”

“那倒也不是这么说，那个女学生自己来的，这年头儿，维新的事儿，咱们担不了那么大沉重。您跟着来，还有什么错儿吗？”

“那个女学生，剪的是什么样式？”妈妈再问。

“我给她理的是上海最时兴的半剖儿。”大师傅足这么一吹。